

斑 鸠

□高巨海

—

十多年前,农历五月上旬的一天,一早醒来,窗外忽然响起“咕咕一咕,咕咕一咕”的声音,似乎有两只鸟在对唱,此鸣彼和,清脆悦耳。

从县城搬到市区快十年了,窗前有鸟叫声还是第一次。

“布谷鸟。”妻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跑到窗口去看。

“是斑鸠。”我边起床边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是斑鸠?”妻不服气。

“布谷鸟是‘布谷一布谷’两声两声地叫,斑鸠的叫声是‘咕咕一咕’,先叫两声,顿一顿再叫一声。”我说着也来到窗前,这毕竟是件新鲜事。

“快看,快看,好像在夫妻对拜呢。”妻惊喜地叫起来。

厨房晾台往西,卫生间和卧室之间的外墙上挂着中央空调的外机。我凑过去一看,只见空调外机顶端,一对斑鸠正一边“咕咕”地叫着,一边面对面一俯一仰地点头,真的像夫妻对拜,煞是好看。

那斑鸠鸽子般大小,灰褐色的羽毛,黑眼珠,黄眼圈,头部呈酒黄色,颈项有一圈黑白相间的漂亮斑点,雌雄羽色相似。我知道,这时候正是斑鸠交配产卵的季节。它们见有人窥视,便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

再仔细一看,空调外机底座与外墙之间的金属支架上,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用小树枝全成的鸟窝,粗粗拉拉,极是简陋。斑鸠一般在树上筑巢,常飞落田间草丛觅食,怎么会跑到我家窗外筑巢了呢?

我说:“布谷鸟学名杜鹃,体型较斑鸠要小,羽毛颜色也浅黄一些,它们的口腔上皮和舌部都呈殷红色,因而有‘杜鹃啼血’之说。它自己不会做巢,也不孵卵,却把卵偷偷产在画眉、黄莺等鸟类的巢里,让别的鸟为它孵卵、育雏。”

“这不是强盗吗?”妻说。

“是有点像强盗。”我说,“可斑鸠却是吉祥鸟啊。当年楚汉争雄,刘邦为项羽所逐,逃至汜水河边,藏于枯井中暂避。项羽领兵追至,见井上双鸠齐鸣,断定此处无人,遂领兵远去。刘邦为报答救命之恩,即位后钦定汉代宗庙塑斑鸠图像祭祀。现在南宁乡下,每年农历八月十五,村民还要表演一种传统的‘斑鸠舞’。表演者头戴彩绘的布制斑鸠头,演绎斑鸠戏水、求爱等场景,还穿插伴唱壮族山歌《斑鸠调》,舞姿优美,曲调悠扬,给人如梦如幻之感。”

“啊,是这样。我们家要住斑鸠了。”妻兴奋起来,那神情,好像小姑娘过年似的。那天早餐的煎鸡蛋也特别黄嫩,拍黄瓜特别酥脆。

二

我小时也把斑鸠认作布谷鸟。老家太行山区的春夏之交,“咕咕”声此起彼伏,有时清脆,有时凄婉。老人们说,这是布谷鸟叫了,该安瓜点豆了。于是乎开犁播种,一片春忙景象。

我们一群顽皮的孩子则叫这种鸟为“咕咕鸟”,整天忙着爬树掏鸟蛋玩,一般每窝有两个白色的鸟蛋。

后来看的书多了,才知道这种“咕咕鸟”就是斑鸠。

再后来在大学读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虽然《尔雅》《禽经》等皆注明雎鸠是鱼鹰,我却一直以为这解释有些牵强,因为鱼鹰不仅长得难看,叫声也很难听,与“关关”一点关系也没有,倒是斑鸠长得漂亮,其“咕咕”声也与“关关”相近,所以认为雎鸠应该就是斑鸠。

冯梦龙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说,北宋神宗年间,王安石出任宰相,门下苏东坡担任翰林院学士。苏虽在王门下,却自恃聪明又颇多讥诮。王偶论苏的“坡”字:“从土从皮,坡乃土之皮。”东坡笑道:“如公所言,滑字乃水之骨也。”水怎么有骨呢?及后王论及鲋、鲉、鲉,蛰说:“古人制字,定非无义。”东坡拱手进言:“鸠字九鸟,可知有故?”王的确不知,欣然请教。东坡笑道:《毛诗》云:‘鸣鸠在桑,其子七兮。’连娘带爷,共是九个。”王默然,恶其轻薄,遂贬其到湖州去了……查《毛诗》,分明是“鸣鸠在桑,其子七兮”,鸣鸠是布谷鸟,产卵七八个;而鸣鸠是斑鸠,只产两个卵。可见苏东坡之谬。

几天不见斑鸠再来,妻有些焦急。“是不是怕我们看啊?”妻问。

“没事不要老往窝那边瞧。”我知道斑鸠性情温和,胆小怕人,心里也没底。

半个月后的清晨,妻终于惊喜地叫起来:“快起来看,斑鸠产卵了。”

那卵却只有一枚。为了能看到第二枚卵,妻每天都要窥视几回。可窝里从此却总有一只斑鸠在孵卵,因而我们的心也就一直悬着。

南方出了一趟差,回来已是六月中旬。我惦记着有几个卵的问题,妻却狡黠地问:“你猜几个?”

“七个。”我故意逗她。

“一个也没有。”妻故意卖关子。

“怎么会呢?”我真有点糊涂了。

“傻了吧?早变成两个鸟了。”妻得意地说。

“可是……只有一个卵啊……”我半信半疑。

“可能是后来又下了一个吧?总不成斑鸠的卵也能孵出双胞胎?”妻的语气似问实答。

从此,我家窗外的“咕咕”声就更多了一些。两只大斑鸠不停地轮流外出觅食。它们似乎已经不怕我们窥视了,先是飞回到空调外机顶端,“咕咕”几声,引得窝里的两个小家伙张开小嘴乱叫。它们轻轻跳进窝,把嘴里噙着的谷物或小虫喂到一个小嘴里。看着小家伙脖子一伸一缩把食物吞下去,又张开小嘴乱叫,才“咕咕”几声,飞出去继续觅食……

妻说,她们老家还有一个传说。古时有个苦命的姑娘,自小父母双亡,在一位远房姑家生活。这位姑姑非常刻薄。小姑娘起早贪黑,洗衣做饭,推磨扫院,还要照看姑姑的两个小孩,却常年吃不饱、穿不暖,一身灰褐色破衣补丁摞补丁。有一天姑姑遇到高兴的事,对她说:“等把孩子看大了,就给你缝条新裤子。”小姑娘等啊等,没盼到新裤子,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被冻死了。她死后变成了一只斑鸠,飞到姑姑家门前的树上哀叫:“姑姑一裤,姑姑一裤!”真可

怜! 妻说着眼里竟噙满了泪水。

为了安慰妻,我说,斑鸠可是情鸟智鸟啊!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说:“于嗟鸠兮,无食桑葚。”传说斑鸠吃多了桑葚会昏醉,这里主人公自比斑鸠,告诫热恋的人们千万不可头脑发昏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……

三

有天单位例行集中学习,会前我刚炫耀说我家住了一窝斑鸠,立刻就有好几个人说他们家住了燕子,住了鸽子,甚至还住了麻雀……于是大家七嘴八舌,就环境问题讨论了好一会儿。

原来我们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。以煤立市,靠煤发展,长期高强度的开采,使得土地塌陷,植被被毁,河水被污,黑尘漫天,鸟雀远遁。

严峻的形势引起了全市上下的高度重视。痛定思痛,于是展开了大范围、大力度的产业转型和环境治理——限制煤炭产量,发展新兴产业,斥巨资治理矸山、治理污水、治理扬尘,植树、栽花、种草……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十多年过去了,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。

蓝天碧水,绿树成荫,景色怡人,鸟语花香。

“栽得梧桐树,自有凤凰栖”,此话一点不假。

四

七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,临近午时,我正在书房敲键盘码方块字,忽听外面的“咕咕”声有些急促,忙来到厨房往西看,只见两只大斑鸠站在空调外机顶端,一边“咕咕”叫着,一边伸缩着脖子往鸟巢里看。鸟巢里两个小斑鸠已经长得和它们的父母差不多大,正在抖练翅膀。

“快来看,小斑鸠要出巢了。”我喊妻。

妻在卫生间洗衣服,擦擦手也过来看。

“小斑鸠孵出来还不到20天,会出巢吗?”妻有些疑问。

“教科书上说斑鸠18天孵卵,18天出巢,应该差不多。”我说。

不一会儿,一只稍大一点的小斑鸠率先飞上了空调外机顶端,而另一只扑棱了好几次也没成功。

“使劲啊!”妻差点喊起来。

可窝里那只却干脆趴着不动了。空调外机顶端的那只,转着圈朝四处看了看,抖了几次翅膀,终于随一只大斑鸠飞走了。

我们也该吃饭了,于是匆匆张罗,匆匆进食,吃完已是下午一点多了。

我正要准备午休,收拾厨房的妻又叫喊起来:“不好了,小斑鸠掉在下面草坪里了。”

我趴在窗口往下一看,窝里剩下的那只小斑鸠果然掉在院里的草坪上。显然是刚才想飞走的时候,力气不足,掉了下去。

两只大斑鸠“咕咕”叫着,焦急地围着小斑鸠转圈子。一只叨一下小斑鸠的翅膀,一只抖几下自己的翅膀,好像在做示范动作。忙乎了半个小时后,小斑鸠使劲抖了几下翅膀,终于一飞冲天,三个倩影翩然而去。

我们也好像完成了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,相视而笑。

心灵感韵

□泓 泉

月光的恩典

20世纪70年代,村庄的夜晚没有街灯。云天豁处有银盘冉升,就像给村庄挂了一盏长明灯。赶夜路的父亲,被柔白的光华朗照,神情笃定,回家的路不再遥远。人走月亮也跟着走,慢慢地,月亮就走到父亲的心里。

孩提时的我,喜欢在月光下等待父亲归来,还喜欢借着月光和父亲捉迷藏。我先是躲到院子的大门后,猫着腰,捂着脸,心想,如此隐蔽,父亲回来肯定找不到我。不料,一束月光让我暴露无遗。我抬头一看,父亲也正笑咪咪地望着我。

父亲吃着晚饭。月被风吹瘦,随即踪影全无,只留下一堵空墙。“知音如不赏,归卧故山秋”。月亮不愧是我的好朋友。月光用力穿过白墙黑檐,朝我射来。

我在院墙的花盆上、花椒叶边、水缸里发现了月亮,真是妙极了!原来月亮有这么多!我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,向前奔去,月亮也跟着我跑起来。我停下来,月亮也停下来。父亲见我跑得气喘吁吁,笑着说,孩子,你是跑不过月亮的。

父亲邀我坐下来,给我讲关于月亮的美丽传说。嫦娥跳舞,玉兔玩耍……父亲说得津津有味,我听得如痴如醉。原来,我的快乐一直由父亲的爱默默地滋养着。

那么,为什么人们吃月饼呢?

父亲见我一脸茫然,平静地说,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,是一年当中月亮的能量最强的时候,受月亮影响,潮汐的力量很强劲,而人的体内70%以上是水,当月亮能量很强的时候,人是把持不住自己的,容易冲动做错事。所以,老祖宗就很巧妙地说,八月十五,难得天上月亮这么圆,我们做个月饼象征家人团圆吧。人们没有时间出去做事,就会避免危险。

啊,人们对月亮有如此美好的期许!我暗暗地惊叹先人的智慧。再抬头望望天,这夜的主角可爱中透着优雅,喜爱之情油然而生。上天有好生之德,召唤众星拱月,再用神奇的丹青妙手描绘璀璨的夜空。

这时,父亲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。原来,父亲的快乐一直由我的好奇心默默地支撑着。

几十年过去,每当夜幕降临,街灯次第亮起,将夜空衬托得流光溢彩,谁会在乎月的存在呢?我们忙得只顾赶路,哪有抬头望月的闲情?是了,借着月光赶路,不过是一个故事罢了。那装满故事的深宅老院也遗失在岁月的罅隙里。

月光明如水,惹得斯人醉。农历十月十五,恰逢我的生日。酒足饭饱后,我总要到月下独步,追寻曾经的月光梦。望断明月人不见,满袖清风独吟前。在仰望夜空中,我领略到李白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的那份惆怅,感受到苏轼身处异乡,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期盼。月亮承载着人类太多的情感。它安静地挂在和风细雨浸润的帷幔里,且斟且酌,似流淌在岁月里的唐诗;细细品味,似珍藏在光阴中的宋词。

月色撩人,仿佛少女多情的眼眸,澄澈地闪着眼波,悄悄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。此时天气已冷,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守着烟火,仿佛只有我在欣赏月色,我喜欢它残余的温度,那份光亮仿佛是生命的隐语,指引着我去领悟人生的宁静与淡泊。

“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。”月亮离我很远很远,但这并不妨碍我灵魂深处的仰望。它,离人间烟火不近也不远。繁华不惊喜,寂静不慌张。我觉得那一刻,很好很好,那一刻内心的温柔平静,是月光的恩典所赐。